

鱼教会鱼歌唱

虹影精品系列

[illegible]

虹影精品系列



HONGYING

鱼教会鱼歌唱

YUJIAOHUIYUGEGCHANG

虹影◎著

风景摄影◎李元胜

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鱼教会鱼歌唱/虹影著. — 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1.1.
(虹影精品系列)

I. 鱼... II. 虹... III. 诗歌 作品集 中国
当代 IV. I27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3018 号

本著作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漓江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

鱼教会鱼歌唱

虹 影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

x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375 字数 143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-5407-2641-5/I·1590

定价:18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饥饿又厌食的一代

车前子

为虹影写文章，我觉得我根本上是一个杜撰的或者。

一片暗红裹着一片暗红，边缘接近村庄里的乌云之黑，而内部——塔楼内部或者中心——游泳池中心——漫漶的虚白或者明亮的绿如蓝闪烁其词或者言之凿凿。这是虹影的名字，很王尔德，唯美的，美丽又消逝。美丽就是为了消逝。或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，如果简约地说成：“唯美消逝”，就很可能得出这一个结果：唯有美才能消解掉逝去（在纸面上或者在纸本中）。而名字是另一碗热气直冒的纸面或者是另一棵生气横行的纸本。这是虹影的名字，或者是艺术家的名字，或者是虚幻的名字，或者是虚妄的名字，或者是虚无缥缈的名字，或者是塔楼内部漫漶的虚白闪烁





其词或者言之凿凿的名字。近来，我喜欢“或者”，两个字，一个词，或明或暗，物是人非。或多或少，相对于纸面或者纸本而言，我就是某个人。某个人在古汉语里，就被称之为“或者”。“或者”并没有这样的说法，是我记忆有误，或者根本上是我杜撰。为虹影写文章，我觉得我根本上是一个杜撰的或者，又回到前面了，像回到一场将至的夏雨之前，为了让这场雨淋上两遍。

或明或暗的虹影，在一种植物下跳山羊。圣殿或者废墟的体育课。一个让我想起一种植物的名字，一种植物的名字。虹影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，她在一种植物下跳山羊，这种植物的名字叫辛夷。紫色的辛夷花开在跳起的头顶，许多人被那只漆成军绿的山羊绊倒了。虹影跳了过去，我在记忆中记得很清楚：因为体育课代表是我和虹影的死对头，总想找麻烦，这次看到虹影跳过去了，也就无话可说。

木头的山羊，像一条计——进入圣殿或者废墟之计，虹影像一支针，计算速度，穿过了羊角，只在背后留了点线索：虹的影子身体、影子翎毛、影子尾巴、影子影片（童年的露天电影，大风吹歪银幕上一副伟大的嘴脸）。

“非婚生、贫困、无望的爱情”，“十九世纪小说名著的所有部分(英国书评家安东尼娅·弗雷泽对《饥饿的女儿》的评述)”虹影都有了，就是没有童年。因为童年是另一碗热气直冒的纸面或者是另一棵生气横行的纸本。纸面已冷；纸本已枯。她在辛夷下跳着山羊，像是象征。辛夷，辛姨，虹影没做过辛姑娘，她一下子就是辛姨，对世态炎凉世故人情世说新语世界地图一下子就了然于心。她是真正的四世同堂，所以不可一世。了不起的是她毕业后也不见老，许多人一毕业，就成了老太太或者狼外婆。

但一树辛夷影响了她一生。辛夷，又名“紫木笔”，因为它的花形像一支支毛笔，开放的时候朵朵朝天，所以又名“书空”。自从虹影在辛夷树下跳过了山羊，她这一生就只能握笔为生了。写诗，写小说，写散文，文学说到底还是虚幻的名字，或者是虚妄的名字，或者是虚无缥缈的名字，或者是塔楼内部漫漶的虚白闪烁其词或者言之凿凿的名字，也就是说文学事业逃不了躲不开“书空”这两个字一个词。写作者总是绝望的，因为绝望，才华出众。出众的是绝望。绝望高高在上，爬到了辛夷树的树顶。被别人看见了，别人觉得有希望，别人的希望多了，自己好像也有了希望，这是才





尽其用或者才华横溢的时期——绝望的才华横溢出希望的眼神。绝望是一种才华，希望则是一种眼神，秋波横传或者望穿秋水，只是秋水都望穿了，看不见了，还不是绝望？不，这不是绝望，只是盲目。因为绝望从来不是眼神，所以没有成为荷马或者博尔赫斯的机会，作为才华的绝望，它常常不是低下头来就是背过身去。只是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，写作的绝望才是一个写作者的根本绝望，这绝望要大得多。

唯美消逝，虹影书空。虹影如果是一个前清诗人或民国小说家，那时，她就会有一个号吧，或许就叫“书空女史”。

虹影一手诗，一手小说，两手硬，双管齐下，十分毅衡：又有毅力，又有平衡力。如今双管齐下的人不少，说明环境恶劣，靠一门手艺已养不活自己了，但不相称的也就多了，一手握着的是下水道管，一手握着的是汽水瓶吸管。这是齐下票友的漫像。虹影是诗人出身，写小说是业余爱好，不料却下海了（不是文人经商的代称，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京剧术语），她青衣须生皆工，是很难得的。最初读虹影的诗，觉得很尖锐，她不是钝刀杀人，她是一针见血。有时候一

针下去，见不到血，因为她刺的是天，也就是“书空”的另一种说法；还有，她刺的是骷髅。骷髅是纸面或者纸本上最美的意象与色彩和线条之一。更多的时候，她刺的是自己的手指，她在刺血抄经，抄的是《女儿经》，自己的《女儿经》。这个女儿有点邪。当初模模糊糊地听到海外有个中国诗人杀了人，我以为虹影，后来才知道是顾城。这完全是读虹影诗之后留下的印象。虹影最优秀的诗中，都有一股狠劲，或者是毒辣的味道。诗狠了、毒辣了，才说得上出神入化——出芸芸众神，平庸的众神，入内心的恶化。一首诗是内心一次恶化的结果。我们无数次地在纸面上或者在纸本中举起斧子，而顾城只举起一次，他是无力和疲倦的，他只在他的房子中。或许顾城是替许多人拿出了斧子，我们该不该抱有负罪感呢？人是很贱的，一旦抱有负罪感后就会顿觉得自己嗓门高了胳膊大了高大神圣，神圣不可侵犯，贱相更加毕露。一首诗是一次渎神的旅行、一首诗是一次杀祖的仪式和一首诗是一次恶化的结果。负罪感是等级制的产物，灵魂的自由就是把内心一次恶化的结果摘下，洗干净，或者削皮切块，盛放在玻璃盘或者木器中。木器的时代，收藏的年头，每个诗人都是收藏家，收藏了一股狠劲，或





者是毒辣的味道。狠劲，毒辣的味道：灵魂的自由的气象。渎神，即是对诸种现实一记耳光。众神在诸种现实里，没有比众神是更热爱秩序的动物了。保守的气息噓噓噓，保险的生意啦啦啦。

我第一次见到虹影，是在夏天。林白请我妻子与我吃饭，她还邀了虹影。我觉得林白气度不凡，她愤怒的鬚发，像奔跑的火车头上比火车头奔跑得还快的风声。林白长得小小的——有想像力的人个子都不会大，就像有官运的人耳朵都不会小一样。当然这是我信口开河，你尽管顺水推舟。想不到，虹影的个子与林白像是面值等量的硬币。亮晶晶的硬币。亮晶晶的针。虹影像一支针，计算速度，穿过了火车头快要开到的铁路。这是一个比喻，与林白无关——其实林白和虹影都在穿着火车头快要开到的铁路。我觉得虹影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受到伤害的女人。

容易受到伤害，并不是受到伤害，因为在伤害快要开到之际，她穿了过去。这或许比受到伤害更让人提心吊胆。十几年前，我恐惧地看着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地开向道口熄火的卡车，真撞上了，我反而舒出一口气。

那个夏天，我正筹划着一个诗歌朗诵会：我想把我的诗稿冻在一块大冰里，带到朗诵会现场，搁在听众面前——等这块大冰融化，朗诵会也就结束。那一阶段诗歌朗诵会太多了，我想真要发出这么多声音吗？我见到虹影，觉得我筹划的诗歌朗诵会色彩会更丰富，因为我立时又来了个创意，把虹影也冻在一块大冰里，让两块大冰两相对峙，看谁先融化，看谁先脱颖而出——也就是说接近一个人困难呢还是接近一首诗更困难！由于我是第一次见到虹影，这个想法也就没有多说。虹影正若无其事地站在铁路上，而火车头戛然而下。

在一种植物的名字下，虹影跳着山羊。

饥饿是一头山羊。

《饥饿的女儿》我读了，生活选择了它，就像虚构选择了小说一样自然。她与历史老师分享禁果，其实是与时间的一次偷情。这么说，怪形而上的。我很无聊，或者无耻。

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好处是泥沙俱下，一直保持到最后最后一页，也没有泄气。而更大的好处是虹影描述出这样的状态：





虹

影

精

品

系

列

既是饥饿的，又是厌食的。

饥饿又厌食的一代人，走向或者离开去食堂的路上。

而食堂铁皮顶上的烟囱，又小又细，仿佛用剩的一截铅笔头（这个比喻我已在另外一篇散文中用过，重复自己比重复别人更没劲），但冒出的烟却很大，牛皮哄哄的。

我常常牛皮哄哄，在与虹影读中学时，我一直说我只是个旁听生，文学太小了，我是一个更大些的艺术家。当然，意思是活动的领地与范围更大些。当我说“我是一个艺术家”时，真有点不要脸。我宁愿不要脸，因为脸更名贵，比名更贵，这样贵的东西，你让我放在哪里，我才觉得安全？紫色的辛夷花开在跳起的头顶，这次看到虹影跳过去了。

庞德在《比萨诗章·第八十一章》中写道：“多洛蕾丝说：‘孩子，吃面包吧。’”我们是该多吃点鱼头泡饼。庞德是我的中学同学，还做过英语课代表。尽管时间不长。我把我喜欢的作家都当作中学同学。第二次与虹影见面，也是吃饭，是江林做东。时在初冬，虹影穿少了，冷嗖嗖的，像一把玩具斧。我们讨

论着要不要吃鱼头泡饼，后来没吃成。我们讨论着诗歌、电影、戏剧，很久没这种幼稚的热情了。都是鱼头惹的祸。我们讨论了地毯。

虹影正装修着房子。说到了床。我说田家青先生监制的“明韵”系列里的那张仿明式床真不错，如果你肯花钱的话。不愿花钱，买个席梦思一撻就得了。她说赵毅衡睡不了。说这话时，虹影一脸的粉红贤妻。粉红云朵朵，飘到了地毯上。虹影想买一块蓝地毯，那种蓝，蓝得像是杜撰，虹影描述半天，我也没听明白。由于她的描述使我觉得较为接近蓝印花布之蓝，我一摆手，说：

“就叫‘中国蓝’吧。”

我与江林答应给她打听打听。

第二天，我还真打听了。我有一位朋友是做家居一类的生意，我打电话给他，问他手头上有没有“中国蓝”地毯。他懵了，忙说什么什么。他从来没听说过有一种蓝色叫“中国蓝”。那就算了。后来江林遇到我，说这色的地毯新疆有。也太远了吧。

前不久，虹影打电话给我，我问她“中国蓝”地毯找到了没有。她说：

“找到了。”





只是还没买。几家店都有，她要比较比较价格。比较价格比较文学更需要沉得住气。看来虹影是能沉住气的，所以我想她爬到了辛夷树的树顶，还能呆在上面。

其实大家的才华都差不多，不多，有时候就差这一点：沉不住气儿。溺死者浮出水面，面容终于安静了下来，肚脐眼也是蓝色的。这种蓝叫“洛阳伽蓝”。

写这一篇文章之前，我与虹影就见过两次面，所以我有充足的理由写这一篇文章。我觉得写得很好，你们以为糟糕，我将觉得更好。

2000/11/20 下午

献给亲爱的你



京鲁迅文学院、上海复旦大学读书。代

表作有《K》、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一个流

浪女的未来》、《鱼教会鱼歌唱》等。

编著有《海外中国女作家小说精

选》、《以诗论诗》、《中国女作家异域生

活小说选》、《墓床》等。

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，中国台

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新诗奖。两部长篇

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英美德法意日等

国出版。长篇自传体小说《饥饿的女儿》

曾获中国台湾 1997 联合报读书人最佳

书奖。被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

作家之一。

现居伦敦。

目 录

序

饥饿又厌食的一代 / 车前子 / 1

诗卷一 因而故乡消失

四月之二 / 3

幸存者 / 4

沉默的桃花 / 5

挽留 / 6

之后 / 7

时间 / 8

残年 / 9

镜子 / 10

自恋 / 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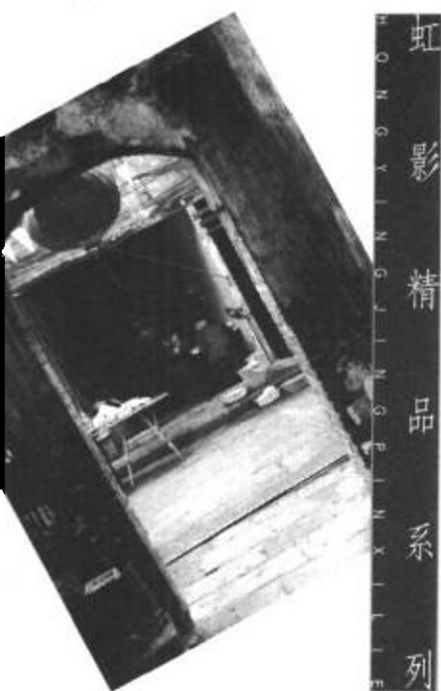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 / 12

你 / 13

过去的柯比乌花 / 14

六月 / 15





- 城外尖顶殿堂 / 16
- 北京郊外 / 17
- 词 / 18
- 手 / 19
- 形 象 / 20
- 发 现 / 21
- 小镇之夜 / 22
- 哲 学 / 23
- 秋之行进 / 24
- 温 柔 / 25
- 眷恋黑暗 / 26
- 死 亡 / 27
- 石 头 / 28
- 淹毙者 / 29
- 你如何变成鱼的 / 30
- 命 令 / 31
- 诗与逃命 / 32
- 关于命运 / 33
- 颚 / 34
- 霉 雨 / 35
- 假如榆树已经开花 / 36
- 雪 崩 / 37
- 阿利桑那州 / 38
- 泥 地 / 39
- 魔 菌 / 40
- 阴 谋 / 41

NAC 87/04